

錢澄之全集之一

田間易學

吳懷祺 校點



安徽古籍叢書

錢澄之全集之一

田間易學

吳懷祺 校點



黃山書社

(皖)新登字 05 號

責任編輯·彭君華

裝幀設計·古 叢 王國亮

責任校對·南 畝

安徽古籍叢書(第三輯)

錢澄之全集·田間易學

[清]錢澄之撰 吳懷祺校點 吳孟復審訂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編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黃山書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381號) 新華書店經銷

安徽師大印刷廠照排 合肥杏花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25 插頁:2 字數:500,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000

ISBN7—80630—007—4/Z·37 定價:(精)37.90 圓
(軟精)34.40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顧問 丁繼哲 李廣濤 杜維佑 胡坦 胡雲龍 侯永 秦德文 陳基余 陶有法

主任 崔劍曉 張立一 傅大章 鄭銳 鄭淮舟 劉永年 潘鏢鐔

副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王坦 龔存玲

委員 汪石滿 余焰爐 周心田 徐東平 陳賢忠 黃書元 黃德寬 諸偉奇 黎洪

劉學錯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理事長 余焰爐

副理事長 方俊文 季昌清

常務理事 丁光濤 卞兆龍 仇貽壬 朱邦福 朱維芳 吳存心 郭化蘭 陳桂生 張世雲

張振明 湯才欣 董學仁 趙敏生 鄭英保 錢進 穆建科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 安平秋 任繼愈 吳小如 金克木 周一良 周紹良 祖保泉 胡道靜 許逸民

舒燕 傅璇琮 賈文昭 趙樸初

主任委員 劉學錯

副主任委員 黃德寬 韓西山 嚴雲綬

委員 任弘毅 沙宗復 余國慶 胡金望 紀健生 夏秀流 孫文光 陶新民 蔣國保

諸偉奇 鮑善淳

按姓氏筆畫排列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五四」之前為限，根據內容，分類成輯，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于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訂

錢澄之全集序

錢仲聯

這裏刊行的錢澄之全集，計田間易學四卷、田間詩學十二卷、莊屈合詁不分卷、藏山閣集（包括文存六卷、詩存十四卷、尺牘四卷）二十四卷、田間文集三十卷、田間詩集二十八卷、所知錄及附錄等一冊。其中易學、詩學、合詁及田間詩文集，均康熙二、三十年間，昆山徐氏助資雕版於蘇州，澄之親自督工，讎校行世。惟藏山閣集，據澄之與廖明府書，亦曾付梓，然未見人間藏有印本，清同治間，桐城蕭穆於澄之族裔香圃家見之，乃香圃祖父白渠手鈔本，光緒三十四年戊申，龍潭室主、瑤樓居士據蕭藏鈔本排印，列為龍潭室叢書之一，今此排印本亦不易得。蓋除田間易學、田間詩學採入四庫全書外，其行世之詩文集，已列入四庫違礙書目，原刻版籍，久已無存了。今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匯刊錢澄之全集於安徽古籍叢書中，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八五」重點項目，其有功文獻，嘉惠士林，豈僅一省而已。

清初，皖地出了好幾位學者、文學家。其中可分幾種類型：一是愛國遺民，如桐城的錢澄之、方以智；二是降清的著名詩人，如懷寧的阮大鍼、合肥的龔鼎孳；三是在明朝未

有科名，人清後始應考入仕，有良吏之稱的如宣城施閏章。阮大鍼為錢澄之的中表，因是閩黨，澄之對他深惡痛絕。然阮在戲曲界既稱巨擘，其詠懷堂詩，近賢陳三立「標為五百年作者」，章太炎亦致推崇，以為「推論明代詩人，如大鍼者渺矣。」二家都主張不以人廢言。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之一，以高官降清，名節有虧，然在京常能以其地位，庇護一些愛國志士，因此時論加以曲諒。施閏章為「清初六大家」之首，久有定論，今施愚山集，已刊入安徽古籍叢書中，得到廣泛傳播了。

現在來談錢澄之（一六一二——一六九三）與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二）。二人都是傑出學者、哲人、志士、古文家、詩人，都曾為僧，方僧名大智，錢僧名幻光。以智長澄之一歲，而科名早顯，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在南明桂王朝，為詹事府左中允，充經筵講官，遭宦官排擠，後在梧州出家，北歸後居金陵及青原山，著通雅、物理小識、易餘、性故、浮山前後集等，蓋以學術為主，詩文為餘事。澄之身世，有近似以智處，初名秉鐙，明亡前不過一諸生，南明唐王時，授漳州府推官，桂王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知制誥，桂林陷後東歸，改名澄之，字飲光，後因避禍一度削髮為僧，仍還俗。二家都是桐城人，在詩文方面，可說是桐城文派、桐城詩派的先導。二家都是學人，所以強調學問的重要，方氏通雅詩說提出「讀書深，識力厚，才大筆老，『驅使古今』的主張。」澄之說

得更精辟深透，在他的文集詩說中說：「詩者，文事中之最精者。文中數百言不能盡者，詩以一句盡之；文中數十百言作轉者，詩以一字轉之。」他認為詩中不僅有「別才」，且有「別學」。「才人之才，聲光是也；詩人之才，氣韵是也。」「學人之學，淹雅是也；詩人之學，神悟是也。」（文集詩說）就詩論詩，則澄之的造詣，更在方以智之上，現在表過方以智，專論錢澄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澄之「家世學易，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人，故言數較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為宗。」又稱其田間詩學「持論頗為精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至於詩歌創作，藏山閣集的生還集自序自述其為詩過程云：「予自總角學詩，迄今二十年。其十年茫如也。戊巳以後，始能明體審聲，一窺風雅之旨。所擬樂府，以新事諧古詞，本諸弇州新樂府，自謂過之。五言詩遠宗漢魏，近間有取乎沈謝，誓不作陳隋一語，唐則惟杜陵耳。七言詩及諸近體，篇章尤富，皆欲出入初盛之間，間有為中晚者，亦斷非長慶以下比。此生平學詩之大概也。」福王朝，因避阮大鍼之禍，東走吳江，入浙入閩入粵入桂，所作載於藏山閣詩存中的，反映坎壈的遭遇，艱險的行役，以及山川勝概，風俗動態等等，沉沉夥頤，尤以紀載天時人事之變遷，南明抗清鬥爭可歌可泣的事迹和南明政權內部

勾心鬥角之爭的作品，具有詩史價值。回鄉以後，隱居田園，躬耕勞動，堅持民族氣節，田間一集，即其晚期作品，風格與陶淵明為近。綜其全詩，以白描擅勝者為多，兼陶杜之長而不摹其迹，自創新面目。其詩特點，一是「感慨諷諭，婉而多諷，真得古三百篇之旨。」（姚文燮錢飲光詩序）集中如乞兒行、綠林豪、水夫謠、哀哉行之類敘事古詩都是。二是自抒性情，冲澹深粹，得淵明神理，而如詠史諸作，復有淵明金剛怒目的一面。在同時代愛國遺民詩人中，澄之與吳嘉紀為同一類型，而與顧炎武之堅蒼質實學杜，屈大均之浪漫奇肆學李者，分樹旗幟，卓然大家。清初大詩人查慎行曾從澄之學詩，可見其影響之大。錢謙益、周箕、朱彝尊、姚文燮、鄭方坤、沈德潛、韓荃諸名大家，備致推崇，可見世有定論。次論其古文創作。澄之古文，有物有則，雅言暢潔，一掃枝葉。誠如蕭穆藏山閣集跋所云：「其書疏議論書牘，皆論明季時政，雜文皆紀南渡時事，皆有關於文獻，生平經世之略，亦可於此見矣。」論桐城派古文，後海先河，澄之為昆侖之源，當無疑義。

余弱冠讀澄之詩文，服膺數十年。今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刊印此全集，諸偉奇同志囑為序言，不辭舛陋，書引陞之辭如此。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八十七叟錢仲聯於蘇州大學。

整理說明

一

田間易學四卷，明末清初錢澄之撰。

錢澄之，字飲光，初名秉鐙，字幼光，號西頑道人，明亡後，改名澄之，桐城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年（公元一六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九月初一日，年八十二歲。

錢澄之的父親錢志立，字爾卓，明萬曆間諸生。錢氏家世學易，爾卓研究易學五十餘年，曾經辟館聚徒講易。辭世前，將治易所得，口授意指，命澄之編次成見易一書，是書中包含錢澄之問易所得。

錢澄之易學除家學淵源外，對他治易產生影響最大的先輩中，是黃道周漳浦先生。黃道周為明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在明朝末年和南明隆武政府中，是一位骨鯁之臣。他治易精微，並且敢于以易學觀點抨擊朝政。明朝積極抗清的將領袁崇煥被誣下獄論死，朝中羣小聚謀，又指輔臣錢龍錫為「逆黨」，黃道周抗疏頌冤。三疏救龍錫，得減死。黃道周文章風節高天下，敢於譏刺奸臣溫體仁，「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為民。」

黃道周治易的主要作品是象正，或作易象正。經義考著錄此書十四卷，據朱彝尊引錄的孟應春的話，象正作於明崇禎庚辰八月，即公元一六四〇年的秋天，「初成二十四圖，又達北寺痛毒，指節初續，又

為六十四象正^{〔三〕}。是書為人所鈔。崇禎壬午（公元一六四二年）得到整理，兩年後明朝亡。象正的寫作背景，很可說明它體現的憂患意識。錢澄之說到他從黃道周學易的事：

南渡時，予罹黨禍，變姓名逃諸吳市，遇漳浦黃先生。舟過吳門，遙識之；召使前，慰勉之餘，教令學易。不數月，吳下大亂，家室喪亡，竄身入閩。困閩山者三年，每念先生教，輒思讀易^{〔四〕}。

錢澄之從黃道周學易，不僅僅是學易之圖象，而且也得到一種歷史的見識，從而使他的田間易學具有自己的特徵。

據田間易學的凡例交待，錢澄之對明人蔡清虛齋先生的易學很推崇，說：「明代易注多至數十百種，每好以意解，近於穿鑿。惟蔡虛齋專主本義，而體貼極精，發揮尤暢。虛齋之於本義，亦猶孔仲達之於輔嗣注也，故採錄最多。」錢澄之認為蔡清是朱熹周易本義的功臣，蔡清發揮周易本義的精義，好比唐朝孔穎達對王弼易注所作的疏解，闡發了其中的意蘊。

蔡清是尊周易本義，同時又有辨正，在學風上，又表現出心學的一面。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蔡清易學，說：

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繭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惱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不自至懈惰也。」觀于此言，知不為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為徵。又辯七占

古法，皆佳論也（五）。

可見蔡虛齋治易，宗朱學而能有所辨正，重訓詁而不流于支離，重義理而不蹈虛空，這是南宋後期朱陸合流，經過元明兩代的演變，在各種折中思潮中，出現的一股矯正時弊的氣象。提倡「學有宗旨而不可有門戶」的黃宗義，稱道蔡清，不是沒有理由的。錢澄之接續了這一傳統。

皮錫瑞說清人治易的特點是「漢宋兼採」。這樣的看法本没有什么毛病，但在論述具體地區、具體學者的治易特徵時，籠統地套用，就不一定恰當。皮氏經學歷史說的漢宋兼採，沒有說明各人「兼採」，在路徑上有怎樣的不同。把宋易和漢易兼收並蓄，而無所甄擇，這是一種「兼採」；或者簡單地以某種觀點，選錄適合要求的材料，而不分漢宋易之分別，這是一種「折衷」，同樣是「兼採」；在討論前人易學成就的基礎上，吸收和揚棄並重，表現出學有宗旨而不主門戶，不搞黨同伐異，這又是一種「兼採」。治易學者，于此當十分留意。為了瞭解錢澄之之易學成就，我們要用一些筆墨，討論南宋以後的易學和桐城地區易學的特點的問題。

南宋後期，朱陸合流，門人相互出入、相互吸收，同時又出現朱學流於訓詁，陸學流於禪，表現雜的一面。宋董楷治易是「以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合為一書」。又博採程朱之學，附錄其下，使互相發明。惟割裂本義以附程傳，自楷此書始（六）。元人董真卿作周易會通，則謂「諸家之易，途雖殊而歸則同，故兼採象數、義理兩家以持其平，即蘇軾、林栗之書，朱子所不取者，亦不掩其長」（七）。沈德潛在易見序中說：「明永樂纂輯大全，以程傳居先，本義類從，論淵源所自也，而其書採取頗雜。國朝御纂周易折中，

以本義居先，程傳類從，論義理詳備也。」這種「雜採」引起治經之士的不滿，曹寅在揚州書院為周易本義作序，說：「明初以經義取士，易注兼用程朱，故刊本經文主程傳，而朱子附焉。流及中葉，帖括之士，日趨簡便，桃程而禰朱，及坊本雖名本義，次序則仍遵程傳，簡端題詞又列朱子之語，自相矛盾，不辯可知矣。數百年來，塾師所授，經生所誦，無由起而釐正者。」折衷治易的雜亂，已經表現到形式上。

明中期以後，到明末清初，一些學者兼採之中，抒一家之見，闡發學術宗旨。如顧炎武、黃宗羲、黃宗炎、胡渭等。除這些學者外，桐城地區的易學可與之相比美，在學術精神上有相通之處。近代以來，治易學史的人中有的已經注意到這一點。蔣國保在方以智易學思想散論一文中說：「明末清初，于安徽桐城形成了一個以易學為思想基礎的學術派別。方以智是這個學派的旗幟：主要代表人物有方以智曾祖父方學漸、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外祖吳觀我，他的老師王宣；另外，還有他的三個兒子中德、中通、中履以及篤交、錢澄之和他的一批學生。」這個學派在易學上兼採象數與義理，折衷諸家，文章論說方以智除繼承家傳易學外，還能易莊原通，象數取證；以周易貫通諸子思想；會通佛學思想等幾個特色（八）。方以智的通雅一書中的哲學命題「質測即藏通幾」，即來源于他的易學。侯外廬先生有一段深刻的論述，說：

他的哲學思想，不但始終利用了易經這一古代思想材料加以改造，并增添了時代所允許增添的新內容，并且也利用了禪學形式加以自由解釋（九）。

上面的論述，很有見地。但桐城易學不能歸結到方氏一家學派上去，如散論中所說。據朱彝尊的經義

考乾隆廖大聞的桐城續修縣志的儒林傳、文苑傳、藝文志，從明中期以後，桐城士人治易形成一股風氣，有易學著述的在三十種上下。除方氏外，還有張翰如、姚希顏、陳朝棟、吳詢、吳易、左國材等。而錢氏為一大宗，以易學名家的當推錢澄之，錢澄之的田間易學為四庫全書收錄。田間易學博採歷代治易的成果，也匯集桐城學人治易所得，方以智的易學見解是田間易學中的重要內容。藥地（方以智別號）之說時為錢澄之之所引。如果說方以智是桐城易學的旗幟，那麼錢澄之可以視為桐城易學的會通者。

錢澄之之家世傳易，博采漢宋以來治易之所得，兼綜象數、義理、會通易、詩與莊、屈諸子，匯一方易學之成就；承黃道周、蔡清治易的學統，尊朱而有辨正；學有淵源、宗旨，兼納諸家；治經兼及于史，倡節義。凡此都是錢澄之的易學特徵，而這又是方以智易學的精神。

如果擴大一點，和黃宗羲的學術聯系起來看，我們對方錢為代表的桐城易學有更多的思考。黃氏師事劉宗周，上承陽明心學，但戴山的陽明之學已經發生變化。黃宗羲指出學術上「萬殊總為一致」趨向是一個必然，學術上要有宗旨，但不是嚴門戶，他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二〇）。」桐城易學，無論從方氏論，還是從錢氏以及由蔡清、黃宗周至錢志立、錢澄之的淵源變化看，桐城易學正具有學問自得的精神，在易學的「兼採」中，桐城易學的發展，是一種會通，反映出有明以來學術發展的趨向。

從家學、師承，從時代、學術源流演變以及從桐城易學學風看，錢澄之在清初的易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也就是我們點校田間易學的動機。

二

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錢澄之回桐城，結廬先人墓傍，廢瓜田盈畝為之，環廬田也，故名田間。「既居田間，則覃心學易。」其住所亦稱樂易堂。這時，他專心治易，最後撰成田間易學一書。

田間易學匯集了錢澄之家世治易所得。一是前面提到見易一書，這部書凝結了錢志立、澄之父子兩代研究周易的成果。二是火傳。錢澄之為躲避明政府打擊東林黨的「黨禍」，逃至江南，從黃道周間易，潛思有得。不久，澄之為避明末戰亂，逃至福建，見易的舊解幾乎全部散失，又無書可讀，因而憑自己記誦，默尋經義，撰成火傳后，澄之返鄉，見易一書還保存完好。火傳與見易有雷同的內容，錢澄之在撰田間易學時，作了刪節。此外，還有他的兒子和家兄治易的成果。田間易學匯集歷代于象數、義理有發明者的見解，推崇蔡清和桐城方氏的易學。

關於田間易學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是這樣評價的：

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於象數言之頗詳，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為宗，其說不廢圖書。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提要說：

澄之初問易於黃道周，故詳於數學，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孔穎達、程子、朱子之間。其謂先天河、洛皆因易而作圖，用錢義方說，謂圖中奇偶乃揲蓍之法，非畫卦之本，用陳應潤之說也。

兩者都說明錢澄之易學具有匯納百家的特點，簡明目錄更交待錢澄之幾個觀點的承受所自，但兩者說得很含混，也沒有說出錢澄之易學的精神。在從黃道周問易前，錢澄之早從其父錢志立學易，並且有自己的創獲，見易一書就是總結兩方面的成果。

田間易學的學術精神被它表面上的博雜所掩蓋。要認識錢氏易學，應當從這部書的編纂旨趣和它的内容入手，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歸納田間易學的特點。

一，兼採歷代治易的成就，又有甄擇。舉凡漢、魏、晉、唐、宋、元、明及清初各家之易，錢澄之都注意吸收，漢代的卦氣象數、王弼的易注、韓康伯繫辭注、孔穎達正義、宋人義理、圖象之說、明清易注都在採擇之中。於義理，求其通達；於圖書，不取詭合之說；於時人，求其有精義創見者。即或有背於程朱之易的，有獨到見解，也在書中加以保存。列代的易圖，於易理無所發明的，盡行刪削。錢澄之的田間易學已經不是「漢宋兼採」一語所能概括得了的。

二，重象數，對宋人象數圖書說進行批判。認為錢澄之「言象數頗詳」「不廢圖書」，是事實，但他對圖書作的批判，更應當引起我們重視。

錢澄之在象數圖書說，有很多好的見解。田間易學的圖象卷集中了他在這方面的論述。他認為上古只有卦畫，以後才有文字。火傳說：「上古有卦畫，無文字，先儒謂三畫奇，即古「乾」字，三畫偶，即古「坤」字。推之重卦，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名，畫即字也。」他認為八卦是古代伏羲「仰觀俯察」得來的，竭力反對把八卦和「河圖」「洛書」聯在一起。這就是說，八卦不是聖人從神物「河圖」「洛書」上

而得到啟悟而創造出來。他說：

今按，大傳言庖義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于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大抵易在先，善在後。六十四卦已具，而圖書以出，神物以生。聖人則之，則操善以畫易之變耳。蓋因圖書中七、八、九、六之數，與易四象相符，取其數而用諸善，於是易之變化無窮。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非善則止於六十四卦矣。圖書與善因易而出，以通易之變也。

這段話的要點是：（1）八卦是上古人觀察自然實際事物的認識。（2）有了八卦，有易，以後才有卜善，才有圖書。（3）聖人從易中得到變的思想，使圖、數變化無窮，「圖書與善因易而出」。錢澄之的易學不但批判宋人包括蔡沈在內的圖書理論，且和朱熹的「易本卜筮之書」的說法也不一樣。朱熹的說法已經揭掉了加在周易上面的神秘外紗，周易不是神聖得不得了的神寶貝，只是一本占筮之書。錢澄之從認識來源指出易是初民們觀察事物的結果。相比之下，錢氏更進一步還原了易的本來面目。錢澄之特別反感把易和圖、書牽扯在一起，編造出種種解說和各種圖。把八卦拆開來，硬性與河圖之數相配，在他看來，是「術士穿鑿，豈古聖人之學乎！」（圖象象數解）如果說是龍馬、神龜出圖書，這種傳說只是表明龜、龍不是別的東西，是一種鳥獸之文，是遠古時代庖義氏觀鳥獸之文一類的東西。（圖象總論）由此，他說：「易自易，善自善。」圖書是為生善而出。

此外，澄之辨象傳卦變之說論程朱互異，有獨到的見解，以為要從不同角度看卦變，「要無一定法」。

（卦變例說）